

商子



商子目錄

卷一

更法

墨令

農戰

去強

卷二

說民

算地

開塞

卷三

壹言

錯法

戰法

立本

兵守

斬令

修權

卷四

來民

刑約

賞刑

畫策

卷五

境內

弱民

篇亡

外內

君臣

禁使

慎法

定分

商子卷第一

秦商 鞏撰

更法第一

孝公平晝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民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始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因見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於禮孝公曰善甘龍

曰不然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今若變法不循秦國之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熟察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變君無疑矣杜摯曰臣聞之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湯武之王

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可必
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巷多慘曲
學多辯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喪焉拘世以議寡
人不之疑矣於是遂出墾草令

墾令第二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
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
必墾矣訾粟而稅則上一而民平上一則信信則臣不敢爲邪
民平則慎慎則難變上信而官不敢爲邪民慎而難變則下不
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則壯民疾農不變壯民疾
農不變則少民學之不休少民學之不休則草必墾矣無以外
權爵任與官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

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安不殆國安不殆
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祿厚而稅多食口眾者敗農者也則
以其食口之數賤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民無
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得
糴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
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
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於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
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
墾矣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
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大夫家長不見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
民不窳則故田不荒農事不傷農民益農則草必墾矣廢逆旅
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卽必農農

則草必墾矣。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然，則商佔少。農不能喜，酣頑大臣不爲荒飽。商佔少，則上不費粟，民不能喜。酣頑則農不慢，大臣不荒則國事不稽。主無過舉，上不費粟。民不慢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鬪。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於境內，則草必墾矣。使民無得擅從，則誅愚亂農。農民無所於食，而必農，愚心躁欲立民一意，則農民必靜農。靜誅愚，則草必墾矣。均出餘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槩，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則餘子不游，事人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爲。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

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令軍市無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拾甲兵使視軍興又使軍市無得私輸糧者則姦謀無所於伏盜輸糧者不私稽輕惰之民不游軍市盜糧者無所傳送糧者不私輕惰之民不游軍市則農民不淫國粟不勞則草必墾矣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過舉不匿則官無邪人迂者不飾代者不更則官屬少而民不勞官無邪則民不教民不教則業不敗官屬少徵不煩民不勞則農多日農多日徵不煩業不敗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斯輿徒重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良田不荒商勞則去商

喪寡之禮無通於百縣則農民不饑行不飭農不饑行不飭則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則農事必勝農事必勝則草必墾矣今送糧無取僦無得反庸車牛輿設設必當名然則往速來疾則業不敗農業不敗農則草必墾矣無得爲罪人請於吏而餽食之則姦民無主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農民不傷姦民無樸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農民不敗則草必墾矣

農戰第三

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官爵也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農戰而以巧言虛道此謂勞民勞民者其國必無力無力者其國必削善爲國家者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無爵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力多力則國強今境內

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
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
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此爲教者其國必削善爲
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
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則姦不生姦不生則主不
惑今境內之民及處官爵者見朝廷之可以巧言辯說取官爵
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進則曲主退則慮私所以實其
私然則下賣權矣夫曲主慮私非國利也而爲之者以其爵祿
也下賣權非忠臣也而爲之者以末貨也然則下官之冀遷者
皆曰多貨則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貨事上而求遷者則
如以狸餌鼠爾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遷者則如引諸絕
繩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之矣二者不可以得遷則我焉得無

下動眾取貨以事上而以求遷乎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
餘以食親爲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倉虛主卑家貧然則
不如索官親戚交游合則更慮矣豪傑務學詩書隨從外權要
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
兵焉得無弱也善爲國者官法明故不任智慮上作壹故民不
榮則國力博國力博者強國好言談者削故曰農戰之民千人
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
人而有技藝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
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之也常官則國
治一務則國富國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
已矣今上論材能知慧而任之則知慧之人希主好惡使官制
物以適主心是以官無常國亂而不一辯說之人而無法也如

此則民務焉得無多而地焉得無荒詩書禮樂善脩仁廉辯慧
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
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
好力者以難攻以難攻者必興好辯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
故聖人明君者非盡能其萬物也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也
察要而已矣今爲國者多無要朝廷之言治也紛紛焉務相易
也是以其君惛於說其官亂於言其民惰而不農故其境內之
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爲技藝避農戰如此則不遠矣國
有事則學民惡商民善化技藝之民不用故其國易破也夫農
者寡而游食者眾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螣𧇵蠋春生秋死一出
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螣𧇵蠋亦大
矣雖有詩書鄉一束家一員獨無益於治也非所以反之術也

故先王反之於農戰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故治國者欲民之累也國不農則與諸侯爭權不能自持也則眾力不足也故諸侯撓其弱乘其衰大地侵削而不振則無及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一則小詐而重居一則可以賞罰進也一則可以外用也夫民之親上死制也以其旦暮從事於農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商賈之可以富家也技藝之足以距口也民見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則必避農戰則民輕其居輕其居則必不爲上守戰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搏之也國作一歲者十歲強作一十歲者百歲強修一百歲者千歲强千歲强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

政有成也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賞賜而民親上不待爵祿而民從事不待刑罰而民致死國危主憂說者成伍無益於安危也夫國危主憂也者強敵大國也人君不能服強敵破大國也則修守備便地形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今世主皆憂其國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強聽說者說者成伍煩言飾辭而章無用主好其辯不求其實說者得意道路曲辯輩輩成羣民見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學之夫人聚黨與說議於國紛紛焉小民樂之大入說之故其民農者寡而游食者眾眾則農者殆農者殆則土地荒學者成俗則民舍農從事於談說高言僞議舍農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離上而不臣者成羣此貧國弱兵之教也夫國庸